

美人恩換桃花劫

戲說毛澤東之二十一

●劉昌博（自由作家、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因愛生恨 蠱毒情人

老仙娘診斷出毛澤東的病因：是中子雲貴地區土著民族婦女所施放的「蠱毒」，且是一種邪惡的奇毒；乃痴情女子在極度怨恨的心情下所施放者，用毒分量很重；毒性頑烈，染患者痛苦不堪，生不如死。

眼看毛澤東的病情日益惡化，照老仙娘的指點，倘要救他一命，必須於半個月內查出施放「蠱毒」的女子，懇求她惦念舊情，大發慈悲心，拿出獨門解藥，即能藥到病除。

否則的話，毛澤東必將喪生於「蠱毒」之下，變成一名客死苗疆的荒唐風流鬼。在他來說固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在中國共產黨來說，其領導班子勢必重新洗牌，再次組合，群雄爭逐，內訌不休，將給蔣介石一個剿滅紅軍的大好良機。故此，當時毛澤東以一身而繫共黨與紅軍安危的態勢，中共

黨政軍要員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都了然於心。

當務之急，必先查出施放「蠱毒」的女子，這項有緊迫時限性的重要任務，責無旁貸地交由紅軍總政治部辦理，主任王稼祥辦不了，惟有請副主任鄧小平扛起責任。因鄧是四川人，熟稔西南民情，精明幹練，工作态度積極，是個最合適人選。

於是，鄧小平召集紅軍所屬敵情及諜報人員，限期於五日內清查出現在黔、滇地區與毛澤東同志有過親密關係的女子。清查結果，共有三十五名；這個數字，令鄧小平大為吃驚，嘆服毛在戰場上的戰績，比紅軍在戰場上還輝煌嘛！

經過鄧小平仔細審核名單：發現全部是黔、滇兩省少數民族女子；其中黔省有十八名，滇省有十七人。復經過濾分析，涉嫌女子在黔省有布依族公主烏魯娜、苗族少女秀娘及侗族少女玉蘭；尤其後者——玉蘭，曾伴毛在息烽溫泉鴛鴦戲水，且在紅楓湖救過毛

一命，二人關係親密，非比尋常。但她與毛分手已久，相距千里，不可能下毒。

至於，在雲南的十七名女子中，有六人涉嫌；她們是大理白族少女段小鳳、蒙詩蕙；「東興酒家」汪家姊妹月嬌、月娥；烏蒙山北麓傣族少女——綽號「小辣妹」的阿卡娜，及烏蒙山南麓外號「小巫女」的苗族少女阿詩芬。

這六名涉嫌女子中，首將段小鳳和蒙詩蕙排除，因她二人近兩三個月來，正與毛澤東打得火熱，早夕纏粘在一起，絕不致有毒害之心。至於，水擺夷姑娘汪家姊妹，忙於經營酒家生意；大姐還要照顧六歲大的兒子；二妹已有了新歡，陶醉於情天愛海裡，她亦不致有害毛的念頭。

始亂終棄招惹禍端

最有可能放蠱的涉嫌人，一是「小辣妹」阿卡娜，另一是「小巫女」阿詩芬；因為，毛澤東是她倆初戀的情人，一見鍾情後，

毫無保留地各將自己珍藏的貞操奉獻了出來。可是，花心的毛澤東近兩三個月來，卻和大理白族的段、蒙二女纏粘在一起；竟把她倆拋諸腦後，棄如敝屣。她倆情實初開，甫嚐禁果，怎經得起失戀的折磨？萌生怨恨，做出不顧後果的行為，亦是極其自然的情感發洩。

尤其是阿詩芬，外號「小巫女」，她的阿媽綽號「老巫婆」，在烏蒙山區是負有盛名的老仙娘；據說她的巫術功力十分厲害了得。於是，鄧小平研判的結論：阿詩芬母女是放蠱毒的第一號涉嫌人，阿卡娜次之。

因此，鄧小平急派幹員馳往烏蒙山南麓找苗族土司莫迺猛，查尋其小姨子阿詩芬及其丈母娘——老巫婆的行蹤，請她倆母女拿出「蠱毒」的解藥。莫迺猛聽了，驚駭得額冒冷汗，不相信她母女膽敢做出如此魯莽行為。

莫迺猛據實向來人回話說：他的丈母娘——老巫婆已於一個月前與幾位習巫術的仙娘們結伴遠行，據稱是前往滇、藏、蜀三省接壤的大雪山採集藥材，行蹤飄忽，歸期不定。至於，小姨子阿詩芬這個野丫頭，已於五天前應烏蒙山北麓傣族土司瓦乃木的么女——刁蠻公主阿卡娜邀約下山去了，行蹤不明。

夜路走多必遇見鬼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毛澤東的病情又日益惡化；這可急煞了鄧小平。他乃增派毛

的愛徒——高參張湘岳協尋，他為拯救恩師兼首長的性命，急如星火，比任何人都積極、認真與負責。

張湘岳化裝商販，帶了兩名會講土著民族語言的幹員同行，他們趕往烏蒙山北麓找傣族土司瓦乃木查尋，撲了一個空；因為其么女阿卡娜已邀約「手帕交」阿詩芬等出遊散心，但不知她們要去何處玩耍？看來這位老土司對其刁蠻任性的么女，平日嬌寵慣了，有難以管束的無奈！

張湘岳等下得山來，急轉往山麓一家酒店歇腳，它的招牌「東興酒家」及兩旁掛的對聯，正是半年前毛澤東微服出遊時寫的。酒店內高朋滿座、生意十分興隆；但見老板娘汪月嬌和其胞妹月娥，像花蝴蝶般穿梭其間，跟新知舊雨打招呼，雖僱有一名公師——店小二，仍忙不過來。

為了不惹人注視，張等三人自找一個角落坐下，向店小二要了酒及幾碟小菜，慢慢斟酌，把煩憂拋諸腦後，正如門前對聯所寫的：「東不管、西不管、酒管。興也罷、衰也罷、喝罷。」兼之，這家酒店的景觀甚佳，憑窗眺望，遠近青山在目，俯視有小橋流水，後進還有熱氣蒸騰的天然溫泉；來此飲酒憩息，賞心樂事一樁。故來此的客人，開懷暢飲後，莫不扯開嗓門高談闊論起來；許多小道消息都從這裡傳播開來。

「喂！老哥們！我告訴你們一個天大的新鮮事！」鄰座一個客人神秘兮兮地說：「

你們不各乾一大杯酒，我是不說的。」

「他媽的！喝酒誰怕誰！」為要聽天大的新鮮事，都舉杯乾了，且將酒杯翻轉過來，以示點滴不剩，徹底乾杯了：「你這鬼崽子，有屁快放吧！」

「我聽街坊上的巫醫和仙娘們說：盤據咱們烏蒙山區的紅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山區亂搞女人，最近惹火上身，糗事出大了！」

「他出了什麼糗事，別賣關子，快講呀！」大家催問。

「久走夜路必遇鬼！他呀！搞女人搞上了一身的毛病啦！」

「什麼毛病？是不是跟清朝同治皇帝一般，染患了梅毒！」有人猜測。

「不是患了梅毒！聽說是被咱們山區女子暗放了『蠱毒』，如今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快要死啦！」這位透露秘聞的客人，見圍聽的人聽得入神，故意停頓下來，喝了酒又吸煙，吊足了胃口才說：「如果找不出放蠱的女子拿出解藥，就是大羅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命，哼！這回毛澤東死定了！唯有到陰間去風流啦！」

「咱們山區的女子，誰有資格與勇氣膽敢向毛澤東施放蠱毒？」有人質問。

「還用說嘛！我猜想以苗族土司莫迺猛的小姨子『小巫女』阿詩芬的嫌疑最大；此外，傣族土司瓦乃木的么女『小辣妹』也有可能！」大家聽了，都點頭認同有此可能。

「哎呀！我想起來了！」其中一人揚聲驚叫道：「我……。」

「這是紅軍佔領區的公共場所，隔牆有耳，講話細聲點好嗎？」有人提出警告。

不顧安危大姐出馬

此後，他們交頭接耳地把聲音放低些；但隔桌鄰座的張湘岳等三人，翹起耳朵仍然聽得清楚。

「你又怎麼樣？快講呀？」

「五天前，我碰見阿詩芬和阿卡娜結伴同行，在一個三岔路口她們向我問路，我告知往路南縣的路徑……。」哪人果然低聲地說。

「兄弟們！咱們升官發財的機會又到了。」這位喜形於色的插嘴者，像是他們之中的領隊人物，他以下命令的口吻說：「今兒天候已晚，在此暫住一夜，養足精神；明天一大早奔往路南縣，只要抓住這兩個女娃兒做人質，再以她們的獨門解藥為餌，誘捕毛澤東……。」

「曹警官！不，大哥，你的計策真高明；抓住了毛澤東，就可向蔣介石領得十萬塊銀洋獎金，咱們豈不都發了！」其中有個瘦子興奮地說。

「上次咱們已把化名張湘風的毛澤東抓進了警局，要不是哪個騷娘兒汪老板娘出來攪局，硬說是他親表哥畫押保了出去；否則咱們早發了。哼！這筆帳我要她連本帶利還

清……。」曹警官狠狠地說。

原來，他們一伙六、七人，半年前都是當地警局的員警；紅軍盤據了烏蒙山區後，他們耽心貪贓枉法的事兒幹得太多，害怕遭到清算鬥爭，公審槍斃，乃逃往昆明避風頭。如今，為了配合政府軍反攻，奉命化裝潛回作內應。

這時，他們都做著升官發財的美夢，興高采烈，猜拳行令，大吃大喝一番。

張湘岳趁機將他們一伙的陰謀告知汪家姊妹，她倆氣憤又著急；為了愛情、友情與自家的權益，都必須站在紅軍這邊，樂於配合與協助張湘岳的救援行動。大姐汪月嫦囑其二妹月娥留守看店，她自己則不顧安危決意出馬隨同遠征。

純情少女刻骨創痛

西諺說：「愛情是所有人類感情中最脆弱的一環，一旦失去了它，生活就離開了軌道，心靈感到了空虛；這時什麼傻事都幹得出來，因為愛神是盲目的。」

天真純情的兩個少女——阿詩芬與阿卡娜，初嚐愛情滋味，剛吃生命的禁果就失戀了，無法撫平這種椎心刺骨的創痛。她倆同病相憐，企盼以遠遊方式來沖淡心中的悲忿。

因為，阿詩芬有個姑媽嫁給路南縣彝族的土司，這位姑媽看到長得亭亭玉立的內姪女遠道來訪，同伴女友又是這般的亮麗爽朗，自是高興萬分，熱忱招待。更開心的是姑

媽家的表姊妹們，彼此間很快便熟絡起來。

年輕人渾身充滿活力，正像春天的河水一般豐富；尤其是土著民族少女們，血液裡奔流著狂野而豪放的因子，大自然才是她們嚮往的樂園。

次日，阿詩芬的表姊妹們，穿戴了彝族姑娘花枝招展的服飾，邀約她和阿卡娜同往當地風景區石林遊玩。石林是雲南馳譽世界的名勝之一，面積廣達三百多平方公里，奇妙景觀層出不窮，旅遊人士稱為「天下第一奇觀」。

據說：這一帶過去是海底，形成於古生代，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後來發生地質變化，經過千萬年海水侵蝕的岩石露出來，繼受風雨侵蝕，內部漲縮溶解。遂形成石峰、石柱、石筍、石芽、鐘乳石、地下溶洞等。有些石峰、石柱及石筍拔地而起，高度由幾公尺至四、五十公尺不等，挨挨擠擠的，密密麻麻的，緊靠在一起，遠望猶如莽莽森林，因而得名。

石林區域內，活像一座迷宮，比諸葛亮的「八陣圖」神奇詭譎，沒人帶路很難走出來。因其境內奇峰壁立，千嶂疊翠，兀突嶙嶸、百態千姿。有的巨石欲墜，一髮千鈞；有的如筍似劍，直刺蒼穹；有的酷似動物形象，栩栩如生；有的宛若風姿綽約的少女，唯妙唯肖。

凄美神話痴情心意

這裡流傳一個哀感頑艷的凄美神話：很早以前這裡居住著彝族支系的撒尼人，男人勤勞勇敢，女人擅長刺繡，能歌善舞、聰明美麗。

據說有一位美慧的姑娘，她名叫「阿詩瑪」，她愛上一位英俊的青年阿黑。一天阿黑出海捕漁未歸，她一直站在岸邊守候，不寢不食，不眠不休，七天後她的精靈就化成了今天的石林。

來此遊玩的「小巫女」阿詩芬，她的身上秉賦有彝族阿詩瑪的痴情性向；聽罷表姊妹給她講述的故事，感動的熱淚盈眶。阿詩瑪是痴痴地等候她心愛的情郎從海上歸來，而阿詩芬則是施放「蠱毒」報復情郎——毛澤東移情別戀，兩者的方式兩極化，但痴情的心意則一。

這時，突有手持槍械的歹徒二十餘人從石林竄出，兇神惡煞地攔住去路；聲言他們是專程前來抓捕「小巫女」阿詩芬的，罪名是施放「蠱毒」害人，是妖精、是魔女；「小辣妹」阿卡娜是幫凶，是死黨；她二人同是勾結「毛匪紅軍」的要犯，必須抓去問罪。

這些來自山野的邊疆民族姑娘，豈是省油的燈；她們先是分辨，繼是抗拒；因手無寸鐵，最後只好伺機逃躲。由於石林佔地甚廣，有大石林、小石林、長湖、月湖、獅子山、大疊水瀑布等勝景組成。阿詩芬的表姊妹們較為熟識路徑，遂在錯綜複雜的石林裡

，跟歹徒們大演捉迷藏的遊戲。

由於，西南邊疆民族婦女的服飾，色彩鮮艷，花花綠綠的，頭飾配件又多，不在近距離很難辨認出誰是誰？歹徒們無從辨識要抓的特定目標——阿詩芬和阿卡娜；惟恐掛一漏萬，採取「竭澤而漁」的辦法，把遊覽石林的年輕姑娘統統抓起來；搞的鴛鴦亂飛、人仰馬翻。

阿詩芬和阿卡娜在慌亂中走散，路徑不熟，上坡下坡，疲累萬分，終於分別被抓捕。她們被押往月湖畔的草地上，大約有五、六十名少女挨擠坐著。歹徒們依序逐一清查指認，旨在把阿詩芬和阿卡娜找出來，情勢危急。

幸而，阿詩芬有兩位小表妹，機靈敏捷，躲過歹徒的追捕逃了出來；一位在小石林向路人求救，適逢張湘岳的救援人員趕到，不久汪月嬌搬來的大批救兵也趕來。兩批人馬上百人，把月湖緊緊包圍起來。

汪月嬌搬來的救星，即是阿詩芬姑媽率領的彝族勇士，刀械齊全，驍勇善戰。歹徒們評估形勢不利，經過談判，答應釋放所有的人質，條件是讓他們安然離去。

她們脫險回到路南彝族村寨，張湘岳和汪月嬌坦率規勸，要求阿詩芬顧念毛澤東待她的舊情及對其苗族父老的恩惠，趕快拿出獨門解藥，救毛一命。

獨門解藥及時救人

阿詩芬坦承是她偷來阿媽的「蠱毒」，因當時怨恨毛澤東把她棄如敝屣，恨之入骨；以致下藥分量重了些，才搞到他飽受生不如死的痛苦煎熬。如今她雖然後悔莫及，可是解藥不在她身邊，由其阿媽珍藏著，但阿媽已於一個月前上大雪山採藥去了。取不到解藥，她一度深愛的情郎——毛澤東可能性命不保；女孩子到底心腸軟，竟然當眾哭泣起來，傷心的像淚人兒。

爲了盡人事聽天命，死馬當活馬醫，阿詩芬告別了姑媽，跟隨張湘岳、汪月嬌等一行匆忙地趕回烏蒙山村寨，寄望奇蹟出現，能在家宅搜出解藥來。

按蠱毒又名巫蠱，是我國西南雲貴山區篤信巫教婦女的祖傳秘方奇毒、流傳已久。據左傳昭元年記載：「近女室，疾如蠱」，又疏注「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謂之蠱毒」。

明代大藥學家李時珍，在其撰寫的「本草綱目」一書的蠱蟲下說道：「造蠱者以百蠱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爲蠱」，書中又說：「蠱毒不一，皆是變亂元氣，多因飲食行之，與人爲患；南方因有蜥蜴蠱、蛇蠱、馬蝗蠱、金蠶蠱、草蠱、桃生蠱等毒。」按桃生蠱又名桃花蠱，又據左傳昭元年注：「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毛澤東因太淫亂好色，沒有節制。才不經意中了阿詩芬施放的「桃花蠱」病毒，是一種最厲害的奇毒，取不到獨門解藥，會很

快地送掉性命，變成桃花樹下的風流鬼。

也許是毛澤東命不該絕，也許天佑中國共產黨。當阿詩芬等一行上氣不接下氣，以急行軍方式趕回時，她的阿媽——老巫婆早已回家了。她老人家正忙著把從海拔五千公尺多高的雪山山上採集的珍奇藥草，切割烘乾，拌攪磨研成細粉末，再滲混其他藥物製成藥丸。

「阿媽呀！幸好妳老人家回來了，我們都快急得發瘋啦！」阿詩芬向阿媽撒嬌說。

「我的寶貝傻丫頭，妳真會胡鬧，恨不得揍妳一頓！」阿媽故作生氣狀說：「我藥箱的蟲毒有十來種，妳偏去偷沒了解藥的『桃花蟲』，下藥又哪麼重；薄情郎是該教訓的，也不能取人家的性命。何況妳哪個冤家，在紅軍中身分地位非比尋常，對待咱們苗族又好好，怎可害死人家！」

「阿媽！所以妳才上大雪山尋找解藥！」

「傻丫頭！這還用問嘛？快把這些新製成的藥丸和藥劑，拿去救妳的風流冤家吧！」阿媽嘆了嘆氣，像一個先知或哲人般地慨嘆說：「這真是咱們女人的悲哀！愛了又恨，恨後又悔，恨之欲其死，愛之又欲其生！唉！真不知天地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牽腸掛肚或生死與共。我可憐的傻丫頭，妳真是個痴情女哩！像咱們古代族人『阿詩瑪』一般痴情，誰知妳碰上的卻是一個濫情的風流冤家，這真是孽障呀！孽債呀！」

阿媽說完，老淚洶流在臉頰縐紋的溝縫中；阿詩芬趕緊趨前投入阿媽懷內；母女二人至情、親情的熱淚，在相互緊貼的臉頰上交融匯流，有母愛的光輝，有孝女的摯情。

接著，阿媽把女兒拉入內房密室，單獨傳授阿詩芬如何使用解藥，倘服用或使用不當，藥效即大為減低。總之，她老人家要求阿詩芬遵照傳統方式，徹底給毛澤東滌除體內的「桃花蟲毒」。且要速去，否則來不及了。

阿詩芬等一行，提著藥箱及一切解毒器皿，馬不停蹄地奔赴紅軍大本營，毛澤東躺在臥室病榻上，面容憔悴、頭上亂髮散披、嘴邊鬚長盈寸、目光呆滯、神情落寞、奄奄一息，往日生龍活虎的雄姿，蕩然無存。似乎死神正要敞開大門，向他招手！

於是，阿詩芬堅持要遵照巫教傳統儀式進行解毒，鄧小平和周恩來與朱德等為了急救他們的最高領導者，只好犧牲了原則，揚棄了「無神論」的觀點，容許「怪力亂神」在紅軍營帳內施展巫術。

救命要緊，阿詩芬等很快即把營帳佈置成巫教神壇，並叫在神壇旁另室準備溫開水一大盆。她穿上法衣，阿卡娜和汪月嫦權充她的助手，也穿了助手的法衣，玄色道袍，平頂高帽，仿似戲台上的道姑。阿詩芬煞有介事的在神壇前膜拜、焚香、燃燭，手持桃木劍揮舞一番，然後唸唸有詞，將符水噴灑在毛澤東身上，焚化了符籙後，又繞室執劍

揮舞一番。

這時，毛澤東躺在病榻上經過一番折騰，彷彿昏迷了去。而阿詩芬急從藥箱取出一粒「桃花蟲」的解毒藥丸，拌和符水，在阿卡娜和汪月嫦協助下，她親手把藥丸灌入毛的嘴巴內慢慢吞下。

說來奇怪，毛澤東服下藥丸後，突然端坐起來，狂叫了數聲；繼而渾身大汗淋漓，額上汗珠如雨點般的淪流不止。這時，阿詩芬叫毛澤東近日的新歡——大理白族少女段小鳳、蒙詩蕙攙扶著他進入旁側室內，洗一個滌除蟲毒的藥水澡。

令人難以置信的，毛澤東泡畢藥水澡，在段、蒙二女伴扶下出來時，精神轉佳，神智也清爽了，且對室內的人員，一一領首致意。但在他朦朧的視線裡，卻把阿詩芬、阿卡娜與汪月嫦三女，只當做給他吞服解毒藥的道姑；忘記了和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沒有關愛的眼神，其漠然的態度，叫三女好不傷心。

尤其「小辣妹」阿卡娜，看到毛澤東對待段小鳳和蒙詩蕙的熱絡勁兒，醋火悶在胸口裡燃燒。但她也不能否認，段、蒙二女果然窈窕多姿，明媚鮮艷，亮麗無比，是她們四姊妹所不及。因之，她胸口內的醋火與妒火，同樣熊熊地熾燒起來。

在歸途中，阿卡娜請求阿詩芬傳授她施放「桃花蟲」的秘術，因她也萌生了報復的念頭，遭到了峻拒，要不是有汪月嫦居中勸

解，她二人幾乎反目成仇，扭打起來。

毛澤東病癒後，阿詩芬、阿卡娜與汪月嫦等三人作法時的道姑形象陰影，揮之不去，視同魔女妖姑，以致心生恐懼，害怕再次沾上巫蠱之毒。從此對她們四姊妹提不起性趣，敬鬼神而遠之。大理白族的段、蒙二女，則是他的「最愛」。

人民戰爭聲聲驚人

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在滇、黔、川三省邊區探行「人民戰爭」，其作戰要點如次：

(一)組織全體民眾：每佔領一個村寨或部落，首先必派出兩個以上之核心政治幹部駐守；接著在村寨或部落內徹底動員，納入組織，課以任務。如民兵隊、赤衛隊、守望隊、偵察隊、運輸隊、兒童隊、少年先鋒隊及慰勞隊等，用嚴密組織來達到徹底控制的目的。

(二)策動所有成員：其最厲害的方法，就是以開會作為動員的工具，人人開會、天天開會。會議有三種：一是鬥爭會；二是坦白會；三是檢討會。最後搞到每個人互不信任、彼此監視，大家偽裝前進，甘願為共黨賣命至死而已。

(三)民兵協同作戰：民兵原則上不脫離生產，通常就地作戰，但必要時得開赴二、三百里外，協同正規軍作戰。平時，民兵就地擔任宣傳、組織訓練、切斷交通、偵察敵情

、搜索瞭望、滲透分工、散佈謠言、阻撓敵人等。旨在配合正規軍以明擊暗，以寡敵眾，以弱勝強的戰果。

(四)機動的游擊戰法：紅軍慣用的戰法，包括毛澤東在發明的「十六字訣」外，尚有故設疑兵、埋伏游擊、以大吃小、圍點打援、後退包圍及短促突擊等。最後達到以時間換取空間，積小勝為大勝，削弱對方，壯大自己的目標。

毛澤東運用上述四點策略，聲勢日益壯大，實力更加雄厚；他正打算在西南的川、黔、滇、康、桂等五省邊區建立永久基地，進而逐鹿中原，一統天下。

挾持情敵討回公道

一天傍晚，他巡視紅軍營地回到總部，肚子好餓，桌上已擺好餐具，往日必見段、蒙二女笑靨相迎，今兒她倆的情影消失，室內冷靜無聲；他原想吃一頓溫馨晚餐的希望落空了。

於是，他找來警衛查問，都回說：「一段、蒙二女於下午四時許外出散步，往常在前山小山坡上看罷晚霞落日就回來；今日好生納悶，天色已晚不見回營。」他急派警衛到附近山坡搜尋，翻遍草叢，亦無下落。

哪個晚上，毛澤東沒有段、蒙二女侍候，床榻孤眠，輾轉反側，好不寂寞；心中惦念她倆的安危，難以入夢。

一連數日，仍查不出她倆的芳蹤，忐忑

不安的心情，長夜漫漫的煎熬，精神都快崩潰了。他知事有蹊蹺，為消除心中煩悶，獨往溪邊低迴漫步時，有一名天真的紅軍兒童隊成員撿得一信跑來送上，拆開一看上面只寫了一句話：

「要找新歡，可問舊愛」。

毛澤東派愛徒張湘岳前往「東興酒家」去打聽，汪家姊妹研判此事必然是「小辣椒」阿卡娜的傑作。於是，她倆姊妹拗不過張湘岳再三懇託，才答應前往烏蒙山北麓找阿卡娜探詢段、蒙二女下落。

阿卡娜坦承這樁事是她幹的，並把段、蒙二女囚藏於山中隱蔽的岩洞內。汪家姊妹在洞口，看見二女蜷縮於洞壁暗角，原是千嬌百媚，如花似玉的美少女，經過幾日的折磨，現今已變成形容憔悴的女囚。

阿卡娜外號「小辣椒」，人如其名，刁蠻任性，有甚於「小巫女」阿詩芬。她不但將段、蒙二女頭上光可鑑人的秀髮全部剃光，還剃掉了她倆腋窩的腋毛及小腹下部的萋萋陰毛。以此來破壞她倆的女性魅力，並發洩她悶燒在心中的醋火與妒火。

阿卡娜咬牙切齒地揚言說：「如果毛澤東不還我一個『公道』，有一天抓住了這個薄情郎，他不是姓『毛』嗎？本姑娘不但要剃他身上所有的毛，而且還要割掉他風流成性、胡來亂搞的『命根子』，到時他才曉得我『小辣椒』不是浪得虛名好欺侮的！」

雖經汪家姊妹唇焦舌爛地勸說：「小辣

妹」阿卡娜才鬆口說：「段、蒙二女既是他的心肝寶貝，我是不能平白釋放的，也不稀罕金銀財寶作贖金；如果他是有情有義的人，就勞他的大駕單獨一人上山跑一趟，否則三天後派人上山給二女收屍吧！」

汪家姊妹垂頭喪氣下山，將實情稟告張湘岳；因張的現職是紅軍一個團部的參謀長，他回營建議毛派一團兵力進剿，務必把段、蒙二女搶救出來，勸毛不可單獨冒險上山。

單刀赴會化解危機

毛澤東聽後，期期以為不可；爲了「新歡舊愛」間的情感糾葛，大動干戈，豈止遭人笑柄，且叫山區邊民不服；何況兵戎相見，玉石俱焚，也救不回段、蒙二女。

因毛澤東自幼熟讀「三國演義」，記得東吳大將魯肅要索取荊州，關雲長不畏強敵「單刀赴會」，勇敢懾敵，保住了荊州。由於時間緊迫，毛澤東決心要效法先賢，單獨一人上山赴約。

紅軍的黨政軍要員們，顧慮毛澤東千山獨行，安全堪虞；而其「老相好」汪家姊妹則耽心他的「命根子」被連根割掉。故此，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毛澤東不理會眾人勸阻，獨自一人依約上山。哪個晚上，山麓「東興酒家」內高朋滿座，都在議論毛澤東此行的結果；大家於酒酣耳熱之際，居然打起賭來，來賭毛澤東

下山時「命根子」有否被割掉？盤口是一對一，下注者十分踴躍。

第二天晌午時分，毛澤東帶了兩個尼姑裝扮的女子欣然下山，身旁的兩個假尼姑不是別人，正是大理白族美人段小鳳與蒙詩蕙。「東興酒家」內的賭客們，仔細檢視毛澤東步履輕快正常，顯然其「命根子」安然無恙。此一結果，下注賭他的「命根子」會被割掉的人，輸錢後，大罵「小辣妹」名實不符；應改名「小騷妹」才對。

汪家姊妹私下悄悄問毛澤東是如何「脫險」的？他透露先是以甜言、蜜語、熱吻、擁撫來攻破她的心防。次是使用他得自「玉房秘術」的三頭一舌頭、指頭與龜頭的邪門功夫；在床墊上把她軟化了、癱瘓了、馴伏了。一夜纏綿後什麼事都迎刃而解。

「嘆！世間的良家婦女，在調情高手的『三頭』攻勢下，有幾人能逃出壞男人的魔掌？」這是汪家姊妹的感傷。

聞蠱色變慘痛教訓

段、蒙二女救了出來，秀髮剃掉了，活像吃齋唸佛的尼姑，消失了女性的魅力；更糟糕的是腋窩沒了腋毛，腿膀間沒了陰毛，更喪失了迷魔男性的誘惑力。故此，毛澤東把她倆遣回了大理老家；因她倆再也引不起他的性愛慾求。

「小巫女」阿詩芬的桃花蠱毒，令毛澤東聞蠱色變；「小辣妹」的狠辣手段，叫他

不寒而慄。前者宛若陰險邪惡的巫婆，後者像是生性殘暴的狼女。幾乎應驗了山區警官的忠告：「好心的外地人，但願你走的是桃花運，當心！別作客死異鄉的風流鬼！」因之，他哪有勇氣再招惹她們？

至於汪家姊妹，大姊月嫦忙於店務又要照顧兒子，論年齡已是快凋謝的花朵。二妹風騷可人，性感十足，毛澤東對她性趣不減；唯她近來愛上一位山區小伙子，打得火熱；見了面不理不睬，令毛失望傷心。

沒有女人伴倚的毛澤東，火氣大、脾氣躁、動輒罵人，他身邊親近的警衛最是倒楣。於是，警衛們認爲長此下去，日子愈來愈難過；大家商議不妨扮演殺手，把汪家二妹月娥的情人「做掉」，然後硬將這個風騷的娘兒搶回來，送入毛的懷抱，重修舊好，他的火氣即會消失。

大家原意是在討「老板」的歡心，殊不知毛澤東曉得後，大爲光火，咆哮斥責說：「中國的帝王們在民間徵選『秀女』，成百上千地闖入後宮，卻只寵幸少數幾個人，任讓絕大多數宮女、浪費青春，虛擲歲月，太不人道。同時又將許多男人閹掉『命根子』，送入宮中當『太監』，更是殘忍的暴行。我才不做這種不人道、又殘忍的事情。」

他說：當丈夫的喜歡在外拈花惹草，卻不許妻子紅杏出牆，太不公平。男人可以跟人家的妻女上床，卻嚴厲禁止他人和其妻女睡覺。這是雙重標準嘛！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跟很多女子有過親密關係；但他從未像當時的軍閥那樣胡亂槍殺不貞的情婦或使他戴綠帽子的情敵，他期盼人家的妻女是蕩婦、是淫娃；但也不強求自己的妻女是烈婦、是貞女；最好是姦夫大家做，綠帽子相互戴，誰都不吃虧。毛澤東在爭奪或保有權位方面，是極端霸道、專制與獨裁的；但他在獵取或享有女人的情感方面，則是異常放任、開明與曠達的。此點，是筆者近年研究毛澤東行誼的新發現，也可認為是毛一生難能可貴的善行。

當毛澤東在情慾上孤軍寂寞的時候，國民黨指揮剿共大軍的統帥蔣介石，正積極推行「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大事動員中央及地方軍閥部隊，加緊部署，打算從滇、黔、川、康四省撤下天羅地網，將紅軍一舉圍剿殲滅。

雲貴高原山高谷深，幅員廣大，中央軍的飛機大砲難以發生威力；西南各省地方部隊的夾擊、包抄及圍堵，由於他們各懷私心，但求保存實力，毛澤東對其戰力不太在乎。

然而，他卻突然來個「戰略急轉彎」，決定要率領紅軍遠離雲南，朝向不可預知的西北進軍；緣何如此？因為他想起在貴州苗嶺山下紅楓湖畔，有位苗族老仙娘寫下的偈語：

「爾非尋常人，帝王亦是人；
人犯桃花劫，爾承美人恩。」

苗疆豈樂土？莫迷兒女情；
欲展凌雲志，速往西北行。」

當時他該遵照老仙娘的指點，朝西北進軍；卻聽信了鄧小平對雲南少數民族少女貌美如花、風情萬種、熱情又痴情，有勝於貴州的描述。因之，他才率領紅軍向左轉朝西南方向挺進，趁虛攻入雲南的烏蒙山區；一度進襲昆明以東的大板橋，使昆明城一片大亂，逼得龍雲簽訂秘密協定。此後的日子裡，毛澤東才有心情在滇省姑娘的溫柔鄉裡打滾，企盼長享人間艷福。

可是，居然應驗了鄧小平的憂慮：「……如果他（毛澤東）色心不改，久走夜路必遇鬼。」這句話是鄧於賀子珍持雙槍進營帳「捉姦」時，對周恩來講的。

而今，毛澤東在雲南真的「遇鬼」了，

一個苗族「小巫女」施放的「桃花蠱毒」，幾乎要了他的性命；另一個傣族「小辣妹」，醋勁妒火齊發，幾乎閹割了他的「命根子」，風流的代價，真不小呀！

俗語說：「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如今毛澤東對滇省少數民族婦女的觀感改變了，再也不迷戀她們的桃花面，卻十分恐懼她們的蛇蠍心。

由於兩次的慘痛教訓，美人恩換來桃花劫心有餘悸，對這裡的美少女竟然性趣缺缺，進而對這裡的錦繡河山也視同食之無味的「雞肋」。

於是，他決心遠離經營有成的雲南，統率紅軍向西北的高山峻嶺開拔，蔣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向；當然在未來的日子裡必有奇遇和艱難跟蹤他同步而行。（未完待續）

聖文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叁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達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



劉昌博：「戲說毛澤東」插圖（文見 14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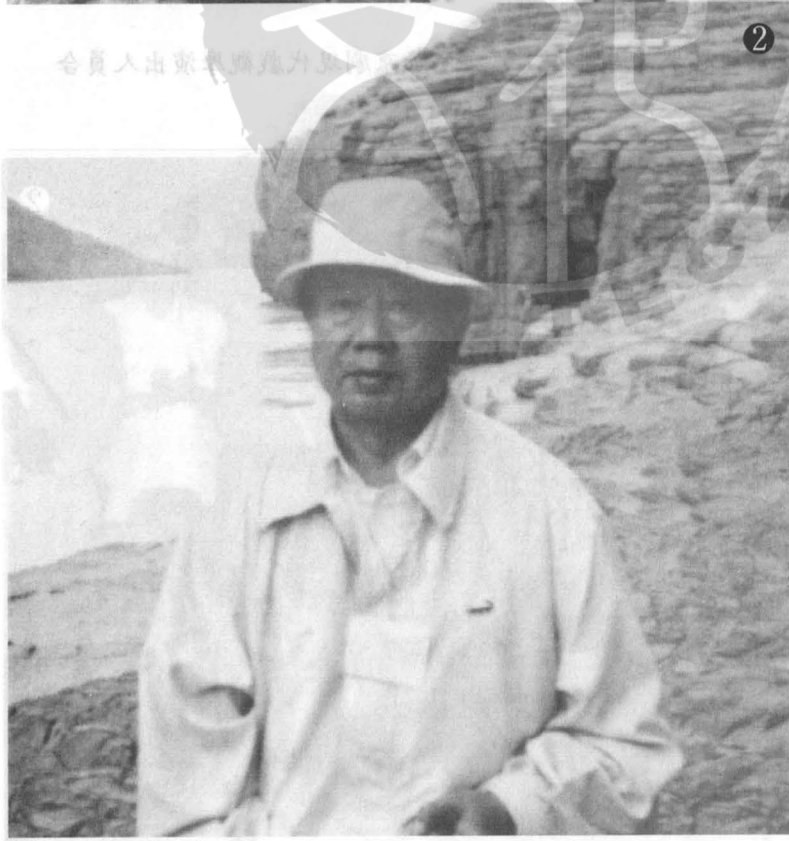
①毛澤東（中）與豫劇演員合影。

②毛澤東（二排右五）周恩來（二排右二）與參加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合影。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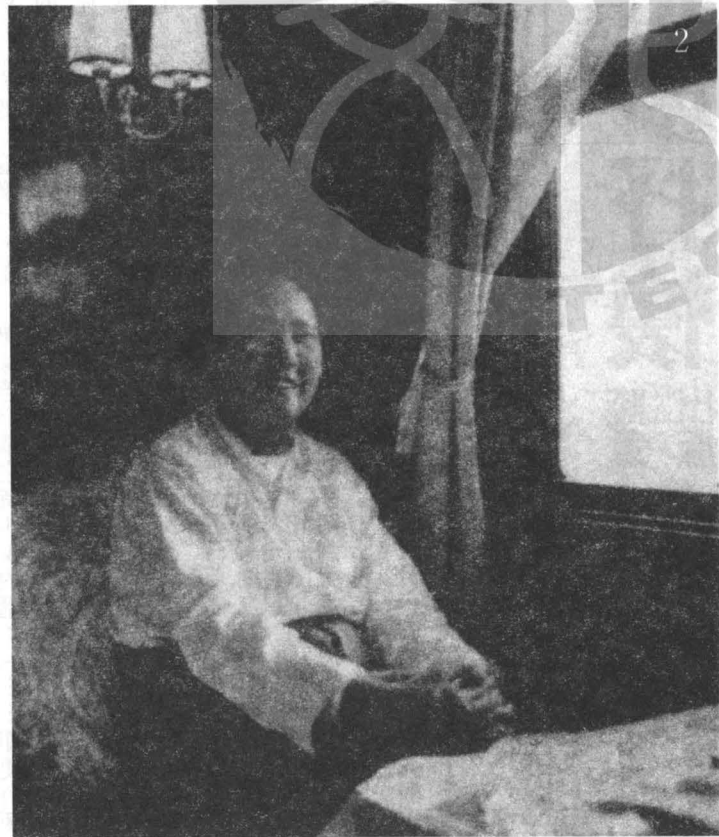
① 作者劉昌博（前右）早年率領中華兒童交響樂團赴菲訪問，在歡迎酒會中與馬可仕總統夫人伊美黛（前左）晤談。

② 作者劉昌博近遊三峽，在「風箱峽」江邊留影。

1



2



劉昌博：「戲說毛澤東」插圖（文見145頁）

① 毛澤東（左）與豫劇演員常香玉握手交談時留影。
② 毛澤東便裝照。